

春在梨花

胡桂芳（四川）摄



温暖的声音

王剑（河南）

春日，回山区的老家小住。天还未亮，窑洞外面便传来了几声鸡鸣，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喔喔喔——”雄鸡的啼叫声清亮、高亢，轻易地穿透了温润的空气，紧接着，各家各户的狗次第地叫了起来，一声长，几声短，极有节奏地回荡在山村的上空。这时，邻居家的院子里响起了钩担和水桶相碰撞所发出的声音，随后大门“吱扭”一声打开了，有人走出了家门，我知道，这是金子叔要到村外的水井去打水了。

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了，再听到这些声音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俗话说，“家无三声不算家”。所谓“三声”，是指老人的咳嗽声、孩子的哭闹声和牲畜家禽的鸣叫声，在村民们看来，如果没有了这些声音，即便家财万贯，家里也都算不上是有烟火气息。

可惜，我在城市里是听不到公鸡打鸣的。城市里虽然也有狗，但这些狗只能算是宠物，少了看家护院的本性。

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喜欢穿行于城市的小巷中，或者站在马路边，倾听小商贩们的叫卖声。我总感觉，叫卖声理应和嘈杂属于城市，它们是城市里最温暖的心跳。在这些悠长的叫卖声里，有一种熟悉而又诱人的力量，能让人触摸到一个城市隐于时光深处的风情和沧桑。

“豌豆糕，刚出锅的豌豆糕——”天刚蒙蒙亮，巷子里就响起了李大爷沙哑的叫卖声。李大爷腰系围裙，头戴洁净的白帽，蹬一辆人力三轮车缓缓地穿过巷子，三轮车上正袅袅地蒸腾着热气。

听到叫卖声，爱吃豌豆糕的人家打开家门走出来，称上一大块，然后又打着哈欠往回走。身后，那沙哑的叫卖声又开始悠然回荡。

到了中午，巷子里变得愈发热闹。“磨剪子嘞，戥菜刀——”一位身穿蓝色咔叽布上衣的老手艺人边走边吆喝，他的肩上扛着一条长凳，一个黑色的工具包系在他的胯上，随着走动一甩一甩的；“竹筒粽子兰花豆——”大嫂浑厚的叫卖声里，夹带着一丝疲惫；“卖麻糖，拐张麻糖——”这是一位拉架子车的中年人的叫卖声；“擦洗抽油烟机，换窗纱——”一个身材壮硕的男人用力地扯着嗓子喊着，声音极富爆发力，尽显方言的韵味……

唯一不吆喝的，是巷子口的那一位卖羊奶的女人。她把三轮车停在一处空地上，车上的三只奶羊打量着周围陌生的环境，突然就“咩——咩——”地叫了起来。羊一叫喊，巷子里的人就纷纷围上来了。

那天，我走得很快，匆匆中隐约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叫卖声：“甜柿饼咧，直甜不拐弯！”虽然已走过去了老远，但我又被这声音给拽了回来，只因为越想越觉得其滋味美妙。柿饼是我们老家的特产，它的甜，我是有深刻体验的，但“直甜不拐弯”这种说法，我却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新鲜而且传神，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如果有一天没有了这些声音，城市就会少了很多烟火气息。

茶香歌甜

刘全军（陕西）

清明节前后，一场知时节的春雨如丝般绵绵飘洒，雨霁天晴后，金灿灿的朝霞便洒满了山乡。在陕南紫阳，山南山北的茶园经过漫长的“休养生息”，在阳雀欢快的催促声中纷纷吐露出娇嫩的新芽，舒缓地挺出嫩绿青翠的“一枪二旗”，达到了头道茶的采摘标准。春风轻轻一吹拂，茶香就弥漫山乡了，采茶姑娘们挎着竹篮，成群结伙、欢声笑语地上山采茶忙……

紫阳富硒茶每年开园第一采，都是芽头。“雀舌经春长，阴岩初吐芽”，头道茶务必在清明节前后的短短几天内采摘完毕，而且采摘的时间最好是在清晨，徐徐山风裹着山中的雾气，翠绿茂盛的茶树在风中摇曳，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茶芽开鸮雀口初展形态，采茶姑娘们眼明手快，动作利索地将鲜叶装入挎在腰间的竹篮。此时采摘的鲜叶到底有多鲜嫩，听紫阳民歌如何唱：“哥是嫩笋刚出土，妹是茶树刚发芽”。采回鲜叶后现制成茶，再取山中清泉，烧至欢快沸腾，用雅致的瓷碗瓷杯或透明的玻璃器皿冲泡，茶芽瞬间便在杯中翻滚，浮浮沉沉，赏心悦目。待茶叶沉入杯底相互簇拥，揭开杯盖，茶烟袅袅升起，熏得满室生香，人于轻饮慢品中顿觉“尘虑一时净，清风两腋生”，恨不得留驻茶乡“卧听山城长短更”了。

从紫阳民歌中品味紫阳茶，茶如歌；从紫阳茶中品赏紫阳民歌，歌亦如

茶。驱车从紫阳出发，向西南行驶8公里，便到了风景如画的紫阳富硒茶观光园。湛蓝的天空中飘着白云，碧绿的茶园里满是春天的气息，馥郁的茶香沁人心脾，动听的民歌更是让人心绪荡漾，这美好的茶山情会正合适真性情的种子发芽开花，以茶结缘的浪漫故事便就此开场了。

茶山对歌，是古老的采茶仪式，在茶乡紫阳，男人们个个都是管护茶园的行家里手，而女人们也个个都是采茶能手，是茶山中快乐的“百灵鸟”。紫阳民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茶树如琴枝如弦，铮铮淙淙谁来弹？茶衣都是好琴手，奏出茶歌好丰年。”采茶姑娘们一双双灵巧的手，在采茶时如拨弄琴弦般轻快自如，她们合奏出了自然和谐的茶乡新歌，那歌儿是那么的悠然动听，是那么的清爽欢快，身临其境，让人顿生“浮生采摘一世茶”的念头。

在茶山，唱的是什么歌，唱得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歌声来表达心中的喜悦。“姐在茶山唱茶歌，郎在茶园大呵唱，一声唱来一声应，一个唱来一声和，知心话儿歌来说。”男女老少自由地放歌，有独唱的，有对唱的，有帮腔的，有喝彩的，笑声越欢愉，歌声就越响亮，茶叶的鲜香就飘得越远。

紫阳茶歌从古唱到今，人们总是唱不够，不够唱。不唱的话，日子会显得冷清；不唱的话，生活便失去了很多情致。

开花的树

张宏宇（江苏）

树能够开花吗？

那一年
在饥饿中
是树养活了我 and 兄弟姐妹
以致很多年后
我亲近木桩时
仿佛都能阅读到我的影子

远离故土的日子
树在梦境中倔强地疯长
对梦想的渴望
让我竭尽全力抓紧树的枝叶
它似一双手般让我依赖
无论走得再远
总有一个方向

我出生在一个长满了树的村庄
那些树以挺立的姿态扎下了根
我走不出那一圈圈延伸的目光
那里有无尽的期盼
那里有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是枝
母亲叫叶
而我
就是树开出的花

剪一片安闲的时光

董国宾（山东）

剪一片安闲的时光
拴好老牛
闭紧柴门
让香椿树自个儿在屋檐下吐香
背上行囊去遥远的地方旅行

剪一片安闲的时光
等鸟儿开始鸣唱
粉蝶在头顶轻舞薄翅
躲在安静的一隅
盖上白杨树绿色的丝被
去梦里周游想要走到的地方

从明天起 做一个赋闲的人
携一串风铃
踩一路泥土的清香
给自己起一个温暖的名字
安然地去油菜花丛中漫步

从明天起 做一个有趣的人
堆起小小土丘
用被阳光照醒的童影裹紧时光
站在高处
再踮起脚尖
看袅袅炊烟悠悠地升上天际

从打柴这一天起
我就忠诚地守在弯弯的山路上
背着粮食
到明天去剪一片安闲的时光
给自己的梦添一片想象



在那油菜花盛开的地方

杨宽林（四川）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她们开放……”阳春时节，听着朴树的《那些花儿》，一片片一簇簇的油菜花开始摇曳在眼前，闪耀出年少时那些快乐的光阴。借着家乡举办油菜花节的时机，我再次回到故乡，去倾听花开的声音，去寻找那片在记忆中不断浮现的油菜花。

行走在阡陌间、河道边、农舍旁，闻着蜂飞蝶舞卷挟来的芬芳花香，让人一阵沉醉，一阵遐想。灿烂的油菜花开得一大片一大片的，她们大声地笑、大声地唱，很浪漫很张狂，在其间坐下来，啃一节土生土长的甜蔗，来一碗老乡手工制作豌豆凉粉，只觉得清甜凉润，齿颊留香，记忆的闸门便一下子被打开，那明朗的、流动的、朴实的金黄色色彩，沿着童年的足迹一路奔泻。

记忆的长河里，童年时所看到的油菜花都是在春日下随风起舞的精灵。那时的日子，没有寒冷，只有阳光。我常常背一个背篋，只身钻入油菜花丛中去寻找可以当做饲料的东西，我瘦小的身躯几乎完全没人在高高的油菜花丛中，我的鼻息间全是油菜花的味道。油菜花的香，是一种质朴的馨香、一种淡雅的芬芳，置身于花海中，你不需用力呼吸，一阵又一阵的清香便会如海浪般拍上你的心岸。

在我们这群孩子的眼里，有着细细纹路的花瓣整齐地围着花蕊排列，这样的油菜花显得特别好看。“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

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调皮和欢乐的笑声，成为乡间孩童活动的主调，在父母面前的那份乖巧和安分，在跑出门后不久便消失不见，我们常会借着午后放牛放羊的大好机会，偷偷躲进那片成片的油菜花海里玩捉迷藏，快活得无拘无束。胜了的一方，会摘下几朵油菜花绑在自家的牛角上；败了的一方，油菜花就只能绑在自家的牛尾巴上了。回家的路上，那花儿随着牛儿的尾巴时时上摇，一如我们的快乐心情。

我时常庆幸自己有一段浸染了乡土气息的童年经历，庆幸有一段在岁月中积淀下来的宝贵记忆，让我在心情浮躁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用文字去触摸和亲吻那片土地给我带来的精神慰藉。

我不否认自己有着浓浓的乡村情结。如今，有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特意去农村看油菜花，然而他们只是用图片和文字在朋友圈里应景地赞美上几句，便转身离去等待下一个春天；而我，作为从农村走出的、以自己的努力走入城市的孩子，再回到故乡重温油菜花的灿烂笑容时，却又是另外一种心境——那是一种深埋于心中的对土地的深情。

无数次在梦中回到开满了油菜花的故乡，也无数次梦见在炎热的夏日里光着膀子满身油汗的乡人背影，他们一如我在童年时所见到的一样，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挑着粪桶牵着老牛，去亲近那片他们深爱着的长满庄稼的红土地。

赏花归来的那一夜，有一片阳光，连同那些铺天盖地的金黄色的油菜花，悠悠地漫过我记忆的堤岸，淹没我浓浓的乡愁。

院中绿树说流年

高巧燕（湖北）

几年前，先生退役后回到孝感，在我们自家的院子里陆续种下了丹桂、香椿树和枣树。丹桂金秋飘香，芬芳怡人；香椿的嫩芽在清明节前后掐下，洗净切碎，拌鸡蛋煎炒，是春日餐桌上的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而那棵其貌不扬的枣树，是我们搬家回孝感后的第一个春天，先生特意从花木市场买回来栽在院中的。

说起我们与这些树的渊源，要追溯到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是我第一次随先生回老家拜年，记忆深刻。先生家大门前的空地上，半伏地生长着一棵树干约有一人围抱粗的枣树。冬天里的枣树掉光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风中沉默。我们在门前观景的时候，望着远方在薄雾中连绵起伏的山丘，先生满怀深情地对我说：“小时候我经常从这棵树上打枣子吃，又甜又香。将来，等我们安顿好了，一定也要在院里栽上一棵枣树。”那时的他，年轻而又羞涩，面对初次去他家的我，腼腆得像一个少年。

后来，读《飞廉的村庄》时，我从领略到作者笔下那个“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村庄，原来，绿树如亲人一样，总是蓬勃地生长着，使乡村热热闹闹的，永远充满活力。在我们乡下的老屋旁，有一棵高大粗壮的橡树，听爷爷说，这棵橡树已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每年的清明节，我们都要回老家祭祖，同时也会进行一场亲近自然的踏青之旅。一到乡下，孩子们便似出笼的小鸟般在晒谷场上尽情地疯跑玩耍，而终于盼得儿孙归来的的爷爷奶奶早已在灶膛间忙碌了起来，“晓得你们都要回来，爹爹（爷爷）几天前就开始在橡树下张望，这菜都是爹爹今天一早儿到菜园里摘的，你们都快来菜吃啊！”奶奶一脸慈爱地看着儿孙们在餐桌上大快朵颐，眼角深深的皱纹也遮不住满满的笑

意。这一大桌散发着田园气息的农家饭菜，当然少不了用香椿树上的嫩叶做成的摊鸡蛋，翠绿搀着金黄的香椿鸡蛋饼，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吃起来更是清嫩爽口，唇齿生香。

五年前的秋天，九十二岁的爷爷走了，奶奶被小叔叔接到温暖的南方居住，乡下的老屋越发冷清。老屋旁，不会再有人在橡树下迎接我们归来、目送我们远离，那棵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无尽美味的香椿树，再也无人看管，从此孤零零地生长在屋前的池塘边。

次年的清明节，先生将那棵香椿树周围从生的几棵小苗挖了带回来，种在我们的院子里。“这树好活，好养，不娇气。”先生一边说着一边用铁锹挖坑，春日温暖的阳光轻轻地洒在他的身上。香椿树果真好种，前几年种下时不足三尺高的小苗，现在已是郁郁葱葱、高过头了。

去年初春，在小叔叔家度过了四个温暖冬天的奶奶执意要回来，要回橡树下那个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屋。也许是叶落要归根吧，一个月后，八十八岁的奶奶在梨花如雪的春天含笑远去。送完奶奶，站在晒谷场上，望着房前屋后那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我们忽然明白了爷爷奶奶给每个子女取名含“木”的用意。在他们的心里，一定是希望子孙后代也都能像这些树木一样，受风雨的洗礼，享阳光的温暖，意志如树一样坚韧，经受得起人生中所有的酷暑严寒。

后来，我们在孝感的城郊购置了一小块宅基地，并在父母的协助下盖起了房子。如今，当年安家时种下的香椿、丹桂和枣树，都已高过了院墙，它们的枝叶一半在院内，另一半伸到院子外，院外的浓荫下是一条路，路上走过的人常常会贴起脚尖，仰望院中的绿树。

每一棵树，都有它所守望的家园。风吹过，叶沙沙作响，似在细诉光阴深处的故事。

